

郑玄易学杂论

◇刘玉建

郑玄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注经派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易学研究多有建树，本文仅就“太极”和“九六之变”问题阐述其易学思想。

一、关于“太极”

我国古代先哲很早就致力于世界本原的探讨与研究，先民曾以五行或五行中的某一行（如水）作为世界的本原。但就生成宇宙化生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初本原而言，五行仍称不上最为原始的本原，而仅仅是具有抽象普遍意义及客观实在性的世界真正本原化生万物的某种基本物质而已。那么这种真正的本原是什么呢？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次提出了“道”的本原说及其宇宙生成和万物演化的理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认为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构成世界万物的最为基本的原始物质，是世界的真正本原。道这种原始物质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此说道为不易感知，其与视之可见的气有区别。其后，人们对《老子》道这种本原说，大多继承之，且称呼不一。《庄子·天也》称为“泰（太）初”，《淮南子·天文训》称为“太昭”，《乾凿度》（卷上）称为“太易”或“易”。《易》的含义很多，其中有“道”这种原始物质的某些特征。《系辞上传》说：“神无方而易无体”。又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尤其是称“《易》有太极”，虽未明言《易》生太极，但亦蕴含此义。因此，《乾凿度》在引述《老子》关于道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特征之后，而称“太易”即“易也”。又说：“《易》无形畔”，郑注：“此明太易之时，虚豁寂寞不可以视听寻。《系辞》曰：‘《易》无体’，此之谓也。”从这种意义上讲，老子的“道”同于“易”。《老子》“道生一”，是说道这种原始本原经过变化后，产生了一。一即气或元

气，此是宇宙生成的第一步。“一”这种气的特征是，虽是可见之物，但尚未有形，而是一团处于浑沌未分状态的气。老子的这种“一”，《庄子·至乐》及《淮南子·天文训》称之为气，《乾凿度》（卷上）称为“太初”，而《系辞上传》称为“太极”，即“易有太极”。其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为“一”气变而分为天地，天地而生万物，亦即《系辞上传》所说：“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对于“《易》有太极”之“太极”，孟喜、焦延寿、京房缺注。《乾凿度》（卷上）继承了老庄气论，将太极解为“太初者，气始也。”但《周易正义》引马融解“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时说：“《易》有太极，北辰是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有二月，十有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北辰即为北极星。《老子》倡导的道气宇宙生成理论对后世影响较大，但马融不取气论解释太极，目的在于解通“大衍之数五十”及“其用四十有九”。太极（或一或太初）之气，变而“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乾凿度》卷上）。此为秦汉以来传统的宇宙生成论，就古人当时的思维水平及科技水平来说，这种理论还是可取的。北极星本为太极之气化生的一具体星体，又焉能再生出两仪之天地？显然，马说欠妥。

郑玄曾以元气说或阴阳之气说，注《易》及《易纬》，这就注定了其解“太极”时，不会取其师马融说，而是取气论说。但马融说又启发了郑玄。《尔雅》：“北极谓之北辰”，晋郭璞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邢昺疏：“极，中也。辰，时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极。斗灼所建以正四时”。“极”字有中之义，如《节》九二《象》说：“失时极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极，中也。未变之正，失时极矣”。北极星则尤能体现中正之位，如《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另外，《老子》：“冲

作者系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济南 邮编 250100）

气以为和”，亦蕴含气有中和之性。又由于郑玄解众经皆重中和之道，故在解“太极”时，在“冲气以为和”的基础上，又吸取了马氏北辰象征的中正之义，从而赋予“太极”以中和之气。从这种意义上讲，郑玄是折中了传统气论说与马氏的北辰说。《文选注》引郑玄解“《易》有太极”说：“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又《乾凿度》（卷上）说：“易始于太极”。郑注：“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所始也。”又说：“太初者，气之始也。”郑注：“元气之所本”。在易学史上，郑玄是第一位明确以元气解说易之“太极”者。其说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显然，孔氏是取郑说。

二、关于九六之变

《周易》是一部探讨规律的哲学著作，而规律又无时无刻不在阴阳的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周易》尤其注重事物规律的变化现象及探索其变化的法则。《易》虽有简易、变易、不易之义，而简易及不易旨在规范变易的时空范围及其条件。因此，从根本上讲，《易》三义的关键及本质是为变易。故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

《周易》有象有辞，卦爻辞本于卦爻象。有爻方有卦，卦又本于爻。而爻又来源于揲蓍之数。以蓍求卦的详细过程，即爻由九六七八四个蓍数而定。后世学者称“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而老变少不变，故七为阳爻不变，八为阴爻不变。有变爻则有变卦，即一情况下，占筮所得之卦，即有本卦，又有变卦。同时，以《左氏》《国语》中筮例及后世学者的总结来看，占卦时多以变爻之辞为准。这就是说，《周易》在求爻求卦及断卦时，皆鲜明地体现了其注重以九六表示变化的特征。此与《连山》《归藏》以七八不变为占，有着本质的区别。

《周易》三百八十四爻，非阳即阴，均称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同时，结合爻位标明阴阳爻在卦中的位置，如初九、初六等。《左传》《国语》筮例中，常常只称“某卦之某卦”。而所引爻辞只多不标明某卦“某九”、“某六”，皆是省略之故。而决不是《周易》中不以九六称阴阳爻或者春秋人尚无九六之称。因为乾坤两卦独有“用九”、“用六”之称，这说明《周易》作者，一开始就注重九六之用，并以九六代表阴阳爻。此正如清代学者毛奇龄《仲氏易》说：“用九用六之法，即文王演易系辞之法”。春秋时期，人们（尤指《左传》作者）不称九六，是由于对卦爻辞已经非常熟悉了，没有必要以九六明之。这就如同今天称“潜龙勿用”一样，凡是了解《周易》的人，都知道这是乾卦初九爻辞，故没有必要指明为乾之初九。

《周易》中何以九六代表阴阳爻？对此，《子夏传》及孟、焦、京、马融等缺注。在易学史上，较早地对九六作出解释

的，是《乾凿度》（卷上）：“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象……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郑注：“象者，爻之不变动者”。又注说：“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消也”。从现有文献来看，《易纬》较早地明确提出了《周易》以七八不变九六为变的原理。另外，《管子·形势解》说：“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此是说明阴阳气动的趋势及特征，即阳动表现为上、升、进，阴动表现为下、降、退。而确定爻的九六七八四个蓍数中，七九为阳数，如果用来表示阳气之动，七九本皆可变，但由于“九者，气变之究（终）也”（《乾凿度》卷上）。即相对于七而言，九则更能体现出变化的巨大性，而七则相对地表现为不变（即变化之微小）。就数次而言，则七到九，自然合乎阳动为进的序数特征。同样，八六为阴数，按数次，由八至六，亦合乎阴动为退的逆数特征。故此，《易纬》根据传统的阴阳进退学说，结合揲蓍之数，而认为六九分别代表阴阳变化之极，七八相对于变化之极的九六为不变者。从而，来解释《周易》筮法中的七八不变九六变原理。《周易》既然强调变化，自然取变爻占之，并在命名阴阳爻时，取九六而不取七八。另外，《稽览图》说：“六十四卦策术曰：阳爻九、阴爻六。策术曰：阳爻九七，阴爻八六。假令乾六位老阳爻九……少阳爻七……假令坤六位老阴爻六……少阴爻八”。由此可知，两汉之际的《易纬》之前，人们已经有老阴、少阴、老阳、少阳之称了。

郑玄注过《易纬》，并继《易纬》之后，进一步明确地提出爻称九六的原因，在于说明《周易》是以九六为变七八不变及不变爻占之。孔颖达《周易正义》于《乾》初说：“郑康成注《易》”，“称《周易》以变者为占，故称九称六”。唐代以前，关于《易》称九六的原因，尽管还有其他另外的解释（详《周易正义》乾初九），但唯郑玄此说比较合乎《易》旨，且对后世影响较大。《左传·襄公九年》“艮之八”筮例，晋杜预注：“《周易》占变爻”，“易筮皆以变者为占”。孔颖达《周易正义》虽于此兼收诸说，然还是倾向郑说。欧阳修《易童子问》说：“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称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朱震《汉上易传》于《乾》用九注：“《易》有四象，六七八九。七八，不变者也，六九，变者也。《连山》《归藏》用七八，《易》用九六”。《周易折中》亦说：“朱子答虞士朋曰：用九用六当从欧公说，为揲蓍变卦之例”。项安世《周易玩辞》说：“用九之所以为善变也……用六则能久，以其善变也……九六者，爻之变”。尚秉和《周易古筮考》说：“（用九用六）所以申明九六必变之义”。由上述可知，古今易象对《周易》称九称六的解释，多从郑说。

责任编辑：任俊华